

【摘要】电视片解说词对于画面形象起到补充、说明、阐释、升华有着特殊的使命和意义。本文从六个方面论述了电视片解说词的形象功能，并提出了用解说词来丰富画面形象的具体方法。

【关键词】形象 情感 意境 节奏 角度 哲理

在我国的电视作品中，解说词一直被看成是一门艺术。解说词对于电视画面中风光的穿缀、历史的阐释、背景的交代、情节的叙述、主题的升华，意境的烘托和气氛的渲染，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解说词是一种特殊的、与画面互为依存的独立文体。它以画面为依据，但又超越画面；它以画面为触点，但又从触点出发，引发观众向纵深思考，带动观众的情感参与。解说词对于画面形象起到补充、说明、阐释、升华有着特殊的使命和意义。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电视片解说词的形象功能。

一、彻悟语境，用情感牵引形象

我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一个最明显的特色就是重视情感在艺术创造中的作用。唐代以后的各种艺术形式，如诗文、戏剧等，都十分强调情感的创造性作用。京剧、越剧、豫剧等在剧情高潮时或用诗或用唱，以表达一种内心强烈的思想情感。真挚动人的情感是艺术美的一个基本特点和标准。这对于中外艺术来说是如此，对于作为融合了戏剧、音乐、舞蹈、雕塑等其它艺术之长的电视艺术也不例外。电视片解说词的创作者只有饱含真挚的感情，才能够赋予解说词以巨大的张力，从而增强画面形象的艺术感染力。

真挚的情感来缘于创作者对画内事物的理解与感悟。细致入微的观察、深刻而独到的体会，都会给创作者带来强烈的创作情感。电视片解说词的创作者最好能亲自参与片子的结构和总体设计，使画面的选择和解说词的撰写处于同一感情的基础上，保持情感基调的一致。电视片《西藏的诱惑》抒发了对西藏的热爱、赞美之情，赞扬西藏人民特有的“朝圣精神”——诚挚的追求、不倦的奋斗精神。创作者刘郎没有满足于平铺直叙的介绍，也不囿于客观的再现，而着力于

主体情感的抒发，将自己的饱满、真挚的主观情感体验融入到西藏绮丽而纯净的客观画面之中。

解说词提升了画面，将观众引入西藏的“精神境界”中，在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审美中得到满足。

解说词的语言，或气势磅礴，荡气回肠；或清丽婉约，娓娓道来；或热情奔放，驰骋千里；或真挚动情，如泣如诉。这些不同类别解说词的情感审美选择，体现了创作者对文字语言的驾驭能力。创作者能够彻悟语言的各种情感境界，才能为电视画面“量体裁衣”，写出恰如其分的解说词。因此，增强对文字的驾驭能力，把握文字语言在表达情感方面的不同作用和不同形式，是解说词撰写者必备的基本功。创作者把握了文字语言，也就把握了创作情感的方向，从而使出色的画面如虎添翼。

二、准确定位，用想象完善形象

想象是创作者伴随着感情活动，把从生活中得到的感性形象加以分析、综合、联想和概括的创造性艺术活动。想象是人类创造活动的重要心理机制之一，它能够突破作者直接经验和感受的局限，赋予形象以更大的内在概括性和外在的完整性。陆机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说，刘勰的“神思”说，都是讲想象的，一致强调审美想象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地位。想象就像一把金钥匙，它能够开启一切艺术殿堂的大门。在解说词创作中运用适当的想象，可以丰富画面的内涵，给观众以广阔的想象的空间，留下无穷的意韵与回味。

在散文体纪录片《长白山四季》中，作者描绘天池周围环湖而立的奇峰“像顶天立地的汉，伸出一双双巨手，将天池捧上两千多米的高空，供天下人欣赏美”。一个“捧”字形象而轻巧地写出了天池与周围环境的位置关系，使观众如身临其境，扩大了电视画面的表现空间，为画面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表现领域。再如另一段中谈到雾，解说词没有拘泥于画面，而是在画面的轻移中展开了丰富的联想：“我从小就喜欢云雾，并很幼稚地给云雾加上神的色彩，以为云雾是龙嘴里呵出来的热气，也只有神仙能在云雾里出入。如今对云雾虽然有了新的认识，眼下，云雾飘到我的身边，还是觉得有点仙境味道。”观众的思绪随着解说词的联想游移，渐入佳境，仿佛如置身长白山的云雾之中。可见解说词的艺术想象可以丰富画面中无义镜头的内涵，化平淡为神奇，增加画面的凝聚力。

解说词创作中想象的运用应当紧紧围绕如何调动观众的参与与思考来展开。观众作为电视

艺术的审美主体，参与越积极，思考越深刻，头脑中形成的艺术氛围也就越浓郁，心理感受就越深刻。要想调动观众审美认同，想象应当作到准确定位。所谓准确定位就是在艺术想象与电视画面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使想象能够充分阐释、升华画面形象。这种想象要求解说词的创作者对画面有深刻的理解，并且其主观情绪体验要符合客观事物形象。这样，观众就比较容易理解、认同，从而积极参与到画面的艺术传达中。准确定位还需要创作者加强画面形象的个体特征，因为越是个性化，画面就越具有生命活力，易为观众所接受。

三、诗化处理，用意境烘托形象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元代诗人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寥寥几笔便将孤寂、萧瑟的秋的意境描绘出来，凄凉悠远而的景色如在人们眼前。解说词的创作应当借鉴诗的洗练与概括，学习诗的空灵和疏朗的韵致，给画面留下一些空白，这样，意境与神韵就有舒展的空间，为画面带来经久不衰的艺术效果。

纪录片《雕塑家刘焕章》结尾的解说词为画面营造了悠远的意境，给观众留下了无穷的想象：“假如你要寻找刘焕章的家，那是太容易了。你不必背门牌号码，而只要记住胡同就行了。因为在他家的窗户外面，常年累月搁着那么多怪里怪气的大树桩。

那么，刘焕章在不在家呢？

你听，深沉的劈木、凿石之声... ..”

无须多言，意境自然浮现在观众眼前。这就象我国古代山水画的“留白”手法一样，画面留了白，使观众的视觉、听觉、想象等审美感官联合起来，充分体会百转千回的意境。观众仿佛被带到了刘焕章的家门口，凝神聆听劈木凿石之声。

不仅“留白”法可以营造画面的意韵，声画分离、声画对位也创造同样的艺术效果。一般而言，解说词与声画同步合一、呈现对位局面，但有时为了求得特殊的艺术效果，可以让解说词与画面“分离”。比如《话说长江》中，画面是重庆蜿蜒的街道，解说词说的是如果东北有这样一座山城，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境况；画面是岳阳楼和洞庭湖，作者的思绪却在养育了范仲淹的太湖碧波中遨游。这样的“分离”是必要的，它补充了画面所不能提供的成分。这种“分离”扩大和加深了主题思想，加深了观众对画面形象的理解，使想象升华，增强审美感受，观众会由此而领悟到

更为深刻的意象，达到较高的审美价值。

电视片的解说词不必喋喋不休、满满当当，它本身的不完整性就是营造意境的一条途径。就章法而言，它可以是有句无段，有段无章；就句法而言，它可以是不太连贯、完整，而可以散化、略化；就语流而言，它可以是断断续续，时简时繁。总之，无须语言的完整机械，解说词就能够构成完整的意境，创造空灵、疏朗的韵味。洗练传神、通俗亲切的语言，一语中的，从而使观众身不由己地进入到作者所描绘的境界中，得到强烈、清晰的欣赏效果、经久难忘。

四、掌握韵律，用节奏描绘形象

节奏原是音乐的术语，电视艺术加以借用，将画面形象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运动通过主次、强弱、高低、快慢等交替变化，组成一个流动过程，在调动观众艺术感受的同时，达到预期的艺术效果。电视片的节奏既取决于画面的运动和音乐音响的节奏，也取决于解说内容的节奏。解说词的节奏是形成画面节奏感不可或缺的环节。

解说词节奏的安排可以体现于语言基调的选择上：可以如金戈铁马般阳刚，可以如风花雪月样阴柔，可以是一泻千里的奔腾，也可是淙淙流淌的舒缓。电视专题片《中国船》在不足千字、画面不足5分钟的篇幅内概括了中国船舶工业的起始和发展，文字凝练而不失文采。

“从造船开始的中国工业，经历了百年的懈怠，建国初期的亢奋，六十年代的狂热，七十年代的燥乱，终于趋于稳定，中国造船人猛跑恶劣十年，猝不急防地跌坐在世界造船业的第五把交椅上。”

这段解说词高度概括，行文以短句铺排，节奏短促，抑扬顿挫、荡气回肠，一气呵成，活泼畅快，酣畅淋漓。

而在《漓江水》中，解说词这样写道：“诗在水影中沉浮，画在波光中隐现，曲在清流中回旋。”

解说词将诗情、画意、妙曲都融入了水影、波光、清流里，舒缓的节奏将观众带入漓江的婉婉流波中。

解说词节奏的构建还可体现于结构安排上：可以疏密有间，简繁得当，张弛有序。例如在《庐山·别墅春秋》中，当叙述完在别墅中曾上演的一幕幕政治风云和政治风浪后，并没有按常

规的走向引发沉重的言论，而是将笔锋一转，描述了大自然的鸟语花香，使历史的凝重与现实的轻盈形成极大的反差，从而造成了解说词节奏的错落有致，使观众的心情放松。

此外，解说词节奏的还可通过长短句式的排列、文白语体的选择、抑扬顿挫的音律来实现，在此不一一赘述。

五、灵活处置，用角度衬托形象

电视画面的拍摄角度多种多样：正面、侧面、反面、俯角、仰角... 画面不同视点之间的变化，增加了视觉语言的丰富性和表现力，使画面的衔接流畅而又富于变化。同样，作为听觉元素之一的解说词表述的角度也当灵活变换，不拘泥于画面时空，充分体现语言的灵活性，更好地服务于画面。一个恰当的角度会使电视画面得到更好的补充与表现，而一个蹩脚的角度则会使画面平淡无奇，损伤画面的表现力。同一画面，解说词切入画面的角度不同，所产生的审美价值和意韵都是不同的。可见解说词表述角度的重要性。

一般说来，解说词的表述角度可以有以下几种。

开门见山式。这种方式也就是从正面入手，无须铺垫，单刀直入。比如《华夏之光——火药》的开头：“提起火药，谁都知道它的厉害，这个中国古人创造出来的东西，在原子弹之前一直是人类手中最厉害的家伙，是实施人类意志的最强暴的手段”。这段话直接表述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很厉害的爆炸物，直奔主题，干净利索。“开门见山”是最简单、最有力的方式，能表达最重要、深刻的内容。但缺乏变化，显的平淡。

铺垫映衬式。对一些观众已比较熟悉的历史画面和事件的介绍，或是观众能够理解的画面，为避免平铺直叙的解说，可以采用铺垫映衬的手法。先介绍陪体，再介绍主体，重点突出，使平淡的画面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电视片《让历史告诉未来》的第六集《王朝末日》中，有这样一段解说词：

“庐山之夜，清风明月，使人有飘飘欲仙之感。然而，1947年7月，来此避暑的蒋介石先生，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正是他悲剧命运的开端。”

“此刻在黄河以南，国民党的中原腹地已经发生了扭转中国内战战局的大事件。”

这段解说词本来是要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战略大反攻，却从庐山

的明月和蒋介石的悠闲写起，为后面的解说作铺垫和映衬，先弛后张，跌宕起伏，很自然地将观众的视线引向主要表现对象。

反衬对比式。即解说词和画面形象各自对立，内在情绪也截然相反，如生与死、喜与悲、苦与乐、善与恶等。通过解说词与画面的相互反衬与对比，来撞击、引发出新的寓意。例如，画面上拍的是茂盛的麦田，丰收在望，解说词却是讲资本主义国家反饥饿的游行群众的呼喊：“我们要面包！”。在这里，解说词和画面所表达的内容相反，但又相互联系，貌合神离，殊途同归。在这样的对比之下，资本主义表面虚假的繁荣被揭露无遗，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取得经久不衰的艺术效果。

六、精于提炼，用哲理升华形象

对于电视观众来说，画面形象是亲切可感、易于理解和接受的，但是在表达抽象的概念、深奥的道理方面，却显的无能为力。在一些叙事型纪录片和大型政论片中，作品的主题往往无法通过具体的画面形象表达，因为有一些画面意义指向不明确，可作多种解释，如果没有解说，画面的主题思想难以得到观众的理解，内涵的深刻性将大打折扣。相对于画面而言，解说词富有明确的指向性和高度的概括性。电视片主题思想、哲学理念的传达必须依靠解说词的提炼来完成。

在《当彗星撞击木星的时候》的结尾，解说词用美丽而抒情的笔调点出了主题：“星空浩瀚，宇宙无边。怀着难言的心情和难解的思绪，遥望南天的七月流火，我们默默祷祝世界人类携手来——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的灿烂文明永远在这颗美丽的行星上存在、延续和发展。”

又如《话说长江》中对长江源头水滴的解说。画面是沱沱河冰川上珍珠般的水滴，解说词说道：“水珠、小小的水滴，一滴、两滴、三滴，无穷滴水珠，源源不断地向着东方跳跃，一路跳跃，一路结伴，越结越多，终于汇成一条汹涌澎湃的世界大河。”观众从画面上感知到了长江的真正源头，从解说中联想到了“渺小和伟大、个体和群体”的辩证哲理。

由此可见，解说词的提炼，不能只停留在空泛的说教上，应当把哲理的阐述和具体的画面形象紧密地结合起来，让抽象的哲理丰满的画面支撑，使其有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使画面的内涵增加，电视片的主题得到提升。创作者要善于提炼和观察，在众多的画面中寻找到最重要、最动人、最本质的方面，让解说词放射出哲学和智慧的光芒，使画面熠熠生辉。

总而言之，解说词的创作不只是一个技巧问题，也非一朝一夕之功。除了要有较高的文字驾驭能力和深厚的艺术修养外，解说词的创作者还要有对客观世界的真知灼见和对生活的敏感观察力，以及崇高的事业心、职业道德，并且勤于笔耕，善于在创作实践中摸索、领悟进而驾驭解说词的创作规律。

作者：张玠 程永军（教育技术专业研究生）

单位：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研究生系 21队

电话：0221--96329（军线）0311— 7427687